

海派小说丛书



# 相逢在狭路

吴 强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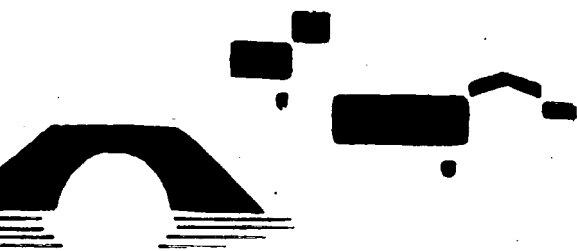


百家出版社

海派小说丛书

# 相逢在狭路

吴 强等著



百家出版社

封面设计：俞子龙

相逢在狭路

吴强等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8,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ISBN7-80576-154-X/I.55 定价：3.60元

# 目 录

---

相逢在狭路	吴 强( 1 )
旧情难续	汪文郁( 100 )
凶手克星	黄 莹 周云发( 129 )
重归平静	俞 哲( 175 )
青楼烈女	胡根喜( 192 )

---

# 相逢在狭路

吴 强

## 第一章 战前岁月

### 天有不测风云

在风云变幻无常、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混了十年的安徽合肥人青亚之，总算混出了点名堂，有了排场，腰里麦克麦克，大饭店进进出出。谁知正当他鸿运高照、骨头发酥的时刻，忽然祸从天降，倒了大楣。

是“一·二八”淞沪战役结束三个多月之后的一个夜晚，他和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小小玲珑（她在青莲阁演唱的艺名）同两三位朋友跳了一阵交际舞，又打了八圈麻将，手气不坏，他夫妻坐对门，都赢了，刚吃了点心，喝了咖啡，欢快地躺到床上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他住的这家爱多亚路大沪饭店九楼917号房间的门咚咚作响，跟着是来者不善的吆喝声。

“开门！快！”

夫妻俩慌慌张张、抖抖索索地着起了衣服，门一开，四条大汉：两个法国巡捕两个便衣中国人堵在门口，不容分说，发亮的不锈钢手铐张开大口，咬住了他的被扭别到背后的两只手腕。跟

着，一个便衣大汉伸手一推，他就踉跄到墙角上去，想说的话也就倒回到喉咙底下去了。两个便衣汉子，打开了壁橱，拎出了小皮箱，打了开来，翻了又翻，又翻了床上床下和每件衣服的每只口袋，……然后，便将这个言亚之连同内有六根金条和两条金项链的小皮箱带走了。

留下个二十四岁的原是长三堂子里的妓女小小玲珑倒在床上，摔腿损脚地哭着叫着：

“叫我怎么活呀？我的天啦！”

这年是一九三二年。言亚之，三十六岁。他高中毕过业，上过一年汪精卫派陈公博办的大陆大学，入了国民党的改组派；改组派垮了，又投了陈立夫的C.C.钻来钻去，没当上官，回家乡卖了田地，带着千把大洋又来到上海，找到两个伙伴做起买卖来。凭他手腕灵活，有一片三寸不烂之舌，能说会道；加上几分运气，没到一年工夫，就财运亨通，发了，阔了。除了小箱子里的那几根金条，银行里还有几千块大洋的存款。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

言亚之一有空子，就上青莲阁捧角儿，逛妓院，跑长三堂子。他花了八百块大洋，从长三堂子里买得了他捧红了的小小玲珑，成了他的娇妻。他正打算再做几笔大户头的生意，再赚它万儿八千，就买座花园洋房。上海滩上的大亨不都是闯出来混出来的？我言亚之哪样不如人？嘿！

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下子被他的犯了案落了网的同伙攀了，上海宪兵司令部向法租界的巡捕房要求逮捕、引渡了他，将他定了私贩黄金、扰乱金融罪，经过两庭两审，不多不少，判决有期徒刑十年。

他嗟伤无限，时时自思自想自悲自叹：

唉！好日子才过了几天！

早知如此倒楣，淞沪“一·二八”战役之后，十九路军上蒋建，好几个朋友叫我也去，去了，总有个官儿做做。此时，那里

成立了人民政府，说不定还很有气象。……唉！十年！人的一生成有几个十年？……

再过十年，四十六了，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知命之年，还有什么前程？

他是个豁达之人，对许多事情，人世的艰难险阻，还算看得开，不知怎么的，一进了这座深墙大院，他就眼前漆黑，觉得一下子掉下了万丈深渊，永世不能再见天日。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结了？

进了宪兵司令部的监狱七八天了，他老是斜靠在冰冷的水泥墙上，默默无言，愁眉不展，盘算着心事。早晚放两次风，他也懒得出去，或者出去一会儿，就又转身回来，回到他的铺位，斜靠在冰冷的水泥墙上，唉声叹气……

“人，是人，不是猪狗牛羊，得有点儿志气！”

铺位紧挨着的小老头儿姓王，叫王在山，四十七八岁，犯的拦路抢劫加上殴打辱骂友邦侨民罪，判刑十五年，坐牢服刑快两年了。天黑下来，外面滴着小雨，他一面整理床铺，一面咕噜。好象是在自言自语，言亚之意会到那全是说给他听的。

“老兄！你有种！”言亚之说。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王在山还象是自言自语。

“你敢动手揍日本人？”

“他先动手揍我，我不还手？他妈的！我这就有了罪！还有什么天理？”

“听你口音，仿佛也是北方老乡？”

“出高粱大曲，名扬天下。”

“洋河？”

“对！属泗阳县。”

“判了十五年？”

“十五年！管他！我这个人种过田，做过生意，当过兵干过行伍。世界茫茫，干到哪里是那里，有一天活一天，得意的时候，

我吃喝嫖赌抽大烟，倒了楣，大不了，坐牢！牢，不是人座的？你不坐我不坐，这些牢房，放把火烧掉？他奶奶的！老子快活也快活过，鱼皮、鱼翅、燕窝、熊掌等等好吃的我都吃过；我看老蒋那些大官吃的嚼的也不过是这些玩意！现时，坐牢，没女人玩，没好东西吃，吃玉米粥，嚼咸菜萝卜干子就不行啦？行！嘿！大丈夫能屈能伸，福能享，祸能当，有马能骑，有官能做，一朝下了野，落了荒，讨饭棒就不能拿呀？就伸不出手去？……我说，老弟，你还年轻，看你这副形状，细皮嫩肉的，堂堂一表，眉清目秀，不是地主少爷也是资本家小开，只会享福，不会吃苦，从天堂里一下子下了地狱，看你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简直没几天好活了，是吧？嘿嘿嘿嘿！”

小老头儿这席话，说得何等爽快！句句入了言亚之的心坎，有些词句，象小铁锤似的，重重地敲击在他的天灵盖上，有的又好比一根钢针，狠狠地扎进了他的皮肉。言亚之听了，身子禁不住地颤抖起来，象吃了一阵冷风，连打了两个寒噤。

在小老头儿的含着讥讽意味的笑声里，言亚之好似梦中醒来，拍拍自己的脑袋，而后转脸对着王在山：

“老兄，你说得好！”

“别拍我的马屁！”

“我愿拜在你的膝下。”

“不敢！不敢！”

“我是真心诚意。”

说着，言亚之拱着双手，朝王在山拜了又拜。

王在山在暗糊糊灰朦朦的灯光之下，实实在在地看了言亚之一眼，然后抓住言亚之的双手，紧握着，抖了一抖：

“好！收你这个干儿子吧！”



## 大牢里的芸芸众生

言亚之脸上的愁云散去了，黄糙米饭，臭咸菜也能吃能咽了。他这个人，只要一活动起来，对人见面熟，三言两语一谈，就成了好朋友，第二次见面，就是“老朋友”。这上海宪兵司令部直接管辖的监狱，规模非常之大，各种各样的案犯皆有。有盗窃犯、有杀人犯、有强奸诱奸犯，有扰乱治安犯，有扰乱金融犯，有危害民国犯，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而不是的居多，其中又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进来容易出去难，按年按月计算，进来的多，出去的少，于是越来越多，据说总数已经一千挂零，大有人满之患。关在号子里，一个个排得密密层层，头靠头，身靠身，屁股挨屁股，象一条一条沙丁鱼似的；早晚两次放风，一放风，铁门的栅子一拉，就蜂拥而出，满院子丁丁当当当了了，彼此碰碰撞撞撞碰碰，啦啦呱呱呱呱啦啦。……不到十天半月，言亚之便结识了好多难兄难弟，打得热乎乎。他住的号子是5号，跟他隔三道门的9号号子里有两个政治犯，一个姓惠，叫惠秋雨，连云港那边的人，二十三岁光景，结结实实的中等个子，是共产党，已经判了刑，监禁八年；另一个姓李，原名李有才，收监的时候把他的名字写颠倒了，变成了李才有，从此将错就错，他就叫李才有了。李才有这年才十七岁，高中还未毕业，就七弄八弄，进了上海大夏大学，家在南京，人长得白白净净，因为参加了一次宣传抗日的演讲会，被作为共产党的嫌疑犯给抓进来了。言亚之见到好些人喜欢同这个小家伙拉拉扯扯，谈谈刮刮，他也就凑将上去，只碰了两次，搭上几句话，就要好起来。“听你说，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危急关头，一是外患，一是内忧，可谓灾难深重。我们这些热血男儿，陷身牢狱之中，身不由己，报国无门……你讲得多好！真的讲到了我的心里！”说了，他便走上去，把李才有的手紧紧握住。

久了，言亚之串东串西，成了好些号子门前的不速之客。他也不加隐讳，逢人问起，他就直说他是黄金贩子，给判了十年。他认识了好多的人，有幸结交了许多天下豪杰。他在外面能混，混到了黄金银洋，混到了一枝花似的老婆，到了这里，在这个地狱般的黑魆魆的世界里，他也混得不错，许许多多的难友，都跟他相好，有不少的难友都对他寄以厚望：“言大哥！不会要你坐满十年的。我看一年半载就差不多了！你一旦出去，可要帮帮我，替我说句话，把我要出去。哪怕要我跟你跑一辈子腿，脚底板跑穿了，我也心甘情愿！”

也有叫他先生、叫他老兄的。

“言先生！听说你是民国初年段祺瑞段执政的表外孙。”

“你朝里有人，把你关到这里，不过是搪搪耳目罢了！出去了，可不要忘了这个牢房里还有个好朋友我呀！”

“言老兄，宪兵司令谷正纶，你还攀不上？他不知道你在哪里？写封信给他嘛！”

“亚之！我们彼此是身同此难，共受囹圄之苦！人生最可珍贵的是患难之交，……你我情逾手足，非同等闲……”

昨儿上午，他迎面见到李才有，叫声“才有兄弟！”才有手里拿着本红色封皮的毛边书，立定下来，望着他，他问：“这是一本什么书？”

“小说。”

“可以给我看看吗？”

“可以！我看好了，给你。”

说着，才有将书的封面亮在言亚之的面前：《丽莎的哀怨》，蒋光慈著。

蒋光慈！蒋光赤，不是共产党吗？共产党人写的书，大红封面，在这里，在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在犯人手里拿着？在看着？你看？他看？我看？……言亚之看了书名，作者姓名，书的封面，很自然地笑笑，想说什么没说。一连串的疑问号层层波浪似

地在他脑子里翻动，起起伏伏。

“还有别的书吗？”

“有呀！”

这小家伙是共产党！言亚之心中下了定论。

“这种社会，世道！”他愤愤地，上前一步，握住才有的手，“有好书，多借两本我看看！”

“只能一本一本的。”

“一本也好。要进步的，不进步的，我不看！”

“那当然！”

两天过后，《丽莎的哀怨》到了言亚之手里，依李才有的一再叮嘱：不要公开看，不要借给别人，两天，多到三天，就得还给他。这样，他就在放风的时候，不出去，一个人留在号子里翻翻看看。其实，这类小说，他真不爱看，也看不出味道来。他看过些小说书，那只是《孽海花》、《玉梨魂》、《雪鸿泪史》、《啼笑因缘》一类的。《丽莎的哀怨》在他手里翻弄了三天，几乎没看得进去，便还给了李才有。可他却满口称道说，“写得真好！”又向李才有说，想再借一本别的看看。

“总共也没有几本，都在别人那里看着，过几天吧！”李才有说了，就夹着书本跑开去了。

唔！李才有忌讳我了？不肯再借给我看了？言亚之心里嘀咕嘀咕。

他们哪来的这些书？

这里，也和外边一样，有狐兔，也有鹰隼

这些书是想方设法避开监狱管理人员的眼睛一本一本地传递进来的。大多是小说，也有些刊物。这些书刊上并没有标上共产党的名字，在外面的书肆上，多半是公开发售，可以买到的，既然可以买到，为什么就不能看？监狱只是不许有人身自由，也没

有明文规定不许看书看报呀！蒋介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他要在江西打内战，兴兵剿共，且经常损兵折将，还要请德国的军事专家来帮他的忙，还有南方、北方的新老军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不时发生纷争，也够他委员长大伤脑筋的了。事实上，他怎么也苟安不得。至于刚刚打过一场淞沪大战的上海滩，人们正重整家业，至于这个外忧内患重重、破破烂烂的国家走向哪里，自己又奔向何方，几乎是谁也晕头昏脑，莫明所以。象管监牢的这些人，还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说，说共产党不好，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谁看见过？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哪来那么多的共产党？象李才有那样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也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匪，小小的李才有也是匪？说共产党罪恶滔天，无恶不作，怎么那么多人要投奔共产党？这座监狱的典狱长范国良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人，吃这碗饭，要凭良心！我做的是管犯人的官，可自己不能再做坏事，昧了天良，缺德！他心里明白：入了共产党，就那样地不好，该坐牢、杀头？他只是不说出去，不当众宣扬就是。

“书，让他们看去！”他对管理的人说。

一些书，如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最后的微笑》、丁玲的《水》，郁达夫的《迷羊》；还有一些理论书，施存统的《现代世界观》和翻译过来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以至于确实是赤色的文学刊物《拓荒者》，左翼的《文学月报》等等都在这座监牢的管理人员的眼开眼闭中夹带进来，也就在这座监牢的犯人们的手里传来传去了。

这种半公开的共产党人在监牢里的红色读书活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些共产党员的一件工作，一种斗争活动，这种活动显示了什么？显示了共产党员人被监禁了，没了人身自由，他们的思想却监禁不住，他们的思想还在活动，他们在人身失去自由的情况之下，要争取可能争取到的哪怕只是一丝一毫半星半点的自由，并且利用这一丝一毫半星半点的自由，宣扬、传播他们认为

是真理是正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是的，的确如此，一些共产党员入了魔了，发了疯了，他们把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重重的破烂贫穷不堪的中国当做天赋的责任，他们誓愿为此而奋斗，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还有更大更深远的理想，把共产主义变为中国人民的以至于全人类的生活现实。一点没错，丝毫不假，许许多多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怀抱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远大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点没错，丝毫不假，好多共产党员被拉到龙华荒草滩上枪毙了，可是在致他们死命的那颗残忍的子弹击入他们脑袋的一霎那之前，他们还扬开嗓子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他们被捕了，被打入监牢，钉上了沉重的脚镣，被判了有期的以及无期的监禁，他们却仍在作着种种革命的宣传活动。在这座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不就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腿上拖着大镣在这样地战斗不息吗？连云港一个渔家的儿子姓惠，叫惠秋雨的，就是在狱的十八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且是他们的头目——在狱的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他二十三岁，是个高中毕业生，原来在他的家乡干革命，红了，红得厉害，蹲不住了，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地下党组织参加工作，大半年前，“一·二八”战事爆发以前，为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小青年李才有最喜欢他，也最佩服他了。大家叫他阿惠，李才有总是叫他阿惠大哥，在任何时候，“大哥”这个称呼，他从不省略，他宁可省略了“阿惠”叫他“大哥”。阿惠，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圆圆的脸，说他严肃，却又面带笑容，会与人说说笑笑，给人以幽默感；有时却也会火冒三丈，大发脾气；他善于动脑筋，思考问题，从不冒冒失失，随随便便下决断。言亚之进来了，不多日子，就跟好几个号子的人混熟了，到处拉朋友，李才有也和他搭上了，还向他阿惠大哥推崇过言亚之，说这个人蛮够朋友。阿惠大哥就问他：“怎么样的蛮够朋友？”

“好亲热！一口一个小兄弟。”

“对你亲热，一口一个小兄弟，就蛮够朋友？你就跟俺朋友上了？”

“他喜欢看进步的书，……”

“你借书给他看了？”

“唔！”

“唔？什么书？”

“《丽莎》。”

“还有？”

“没了。”

“手伸过来！”

李才有伸过一只手去，亮在惠秋雨面前，眼睛瞪着。

惠秋雨抓住李才有的手，

“该打手心！”

“打吧！”

“一个倒卖黄金的家伙，你信他的花言巧语！还说他喜欢看进步书，将《丽莎》借给他！我的小把戏！过去，你上的当还不够？”

“我会上他什么当？”

“书，拿回来没有？”

“拿回来了。”

“可要注意！知人知面不知心！”

“都是难友嘛！”

“说得好！都是难友！在这里几百上千个坐牢的，不管犯的是什么法、什么罪、偷的、抢的、杀人的、放火的、强奸的、倒卖金子、银子的，政治犯、非政治犯、男人、女人、乌龟王八，统统都是难兄难弟难朋难友一家人？……”

李才有听得愣住了。

“当，我也上过，不知上过多少！”

“姓言的会是坏人？”

“那也难说”

“大哥！你说得对！”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不能说个个都是坏人，只有你和我才是好人。可是，口如蜜罐，心如辣蒜的人有的是。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

李才有连连点了点头。

对惠秋雨，言亚之早就注意上了，他看到好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常常在放风的时候围绕着他，贴近着他，听他讲呀说的。他是共产党，判了八年，他早就听说了，在隐隐约约当中，他认定这惠秋雨原是犯人中的一个头目，是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他几次想靠近他，交交这个朋友，摸摸深浅，都岔过去了。而惠秋雨也是个有心人，对言亚之的神气、言语，在号子里里外外，东走西走拉拉扯扯，显得很活跃，早就留了心注意了。在惠秋雨和李才有作了一番关于言亚之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晌午时分，惠秋雨正坐在他的9号号子门前的地上晒太阳，眯缝着眼睛，言亚之来到他的跟前，笑着叫了一声“惠大哥！”跟着就一屁股落地坐在惠秋雨的身旁，肩膀挨着肩膀。

“你是，……？”

“我，言亚之。”

“腌鸭子？哈哈哈哈哈！”

“君子一言之言，亚洲欧洲的亚，之乎者也的之。”

“噢噢！刚才，失敬了，戏言。”

“没关系！没关系？阁下的大名是春风秋雨的秋雨，高雅高雅！”

“与老兄的亚之乎也何能相比？”

“哪里！哪里！”

容套了一番，惠秋雨微笑着问道：

“言先生有何见教？”

“不敢！不敢！”言亚之连连摇头摆手，“小弟祖籍安徽，听口音，阁下也是大江以北人氏，你我情属大同乡了。”

“先生是段执政段合肥的至亲至戚，我乃滨海渔家的穷小子，

哪敢高攀？”

惠秋雨陪他文言夹白话，洒了一阵酸醋，不大耐烦了，便巷子里杠木头，直来直去：

“有什么要说的，就直说吧！”

“也没有什么长话，……”

“那就短话短说！”

“只是久仰先生大名，想与先生交个朋友。……”

“本来就是戴脚镣的铁窗朋友，还用得着交？再说，孔老二早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就更用不着交的了。哈哈哈哈哈，是不是？鸭子先生！”

“亚之！亚之！”

“对不起！对不起！亚之先生！是不是？”

今天，言亚之特地坐到惠秋雨身边来，是经过思虑，抱着意图的。好些人都说这个惠秋雨很有学问，为人正直爽快。牢里有个会相面算命的判了无期徒刑的难友张成，给惠秋雨看过相掐过八字，说此人仪表堂堂，有帝王之相，日后出狱，前程远大，后步宽宏，有大作为，大发达，肯定无疑。判八年，可以断定，不须三年，就可以解脱，一经解脱，便可飞黄腾达，得酬凌云壮志。为此，他言亚之便一心一意真心诚意地来专门找这个身遭大难却必有后福的惠秋雨攀谈攀谈，能跟惠秋雨交上个朋友，不是今后也能得到靠山，从而得福得利得发吗？不行的话，同他谈谈刮刮，从他身上沾得二分灵气也好。经过一番对话，此人虽还年事尚轻，二十二三光景，看他的品貌，确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气宇非凡，他言亚之的仪表够帅的了，但与这惠秋雨到底不能相比，从谈吐上看，却也自愧不如。人说共产党里尽是洪水猛兽之人或鸡鸣狗盗之徒，恐怕都是贬低之词。也有人说，共产党里颇有一些人才，他们能说能讲能文能武，在江西、湖南、福建的一些地方，已经盘踞了许久，有了不少的武力，成了气候。这个惠秋雨看来是个人物，不过，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色，还得测



测摸摸。言亚之皱了皱眉头，心里计量了一下，轻轻地拍拍惠秋雨的肩头，怪亲热地：

“惠大哥！”

“拜把子，你是大哥，我是小兄弟。”惠秋雨淡淡地。

“目下，时事大局如何？”

“我怎么知道？”

“外面没有消息进来？”

这个家伙在玩圈套，钓鱼！惠秋雨眯缝着眼睛：

“你得到什么消息？”

“我从哪儿得到消息？”

“我又从哪儿得到消息？”

“大哥！你们……外面……不是常有……”

这个家伙来者不善！

惠秋雨学着对方的神态，轻轻拍拍言亚之的肩头：

“前几天下午四点钟，你站在笼子里面，在笼子外面跟你说话的是谁呀？”

“你看见了？”

“是谁呀？穿旗袍的！”

“我家里人。”

“小小玲珑！”

“这个，你也知道？”

“这里谁不知道？”

“她叫黄玉玲。”

“外面时事大局如何，她没给你带消息来？”

“没有！没有！”

外面常带书刊进来，能不带消息进来？可这个惠秋雨守口如瓶。真是江深海阔，叫渔翁何处下钩？言亚之纠缠了好半天，什么也没有测摸到。

这个言亚之岂止是个金银贩子做生意买卖的？他在这座监狱